

悲欣交集、以生相许

一部另类的爱情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

■文尹鸿

是将更多的篇幅用在了表现两位患者吕途(彭昱畅饰)与凌敏(李庚希饰)从针尖麦芒到以命相许的感情关系上。故事用“冤家爱情”的模式展开,在病患现实质感的背景下,强化了两人不同的“被动反应”性格,一个是装疯卖傻的“没头脑”,一个是咄咄逼人的“不高兴”。两人从误会开始,不断冲突和折腾,一个越是没头脑,另一个越是不高兴;一个越是不高兴,另一个越是没头脑。恩怨怨、打打闹闹,最后两人渐渐成为相互的知己,特别是吕途扮演的“暖男”形象,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凌敏的健康,相濡以沫、肝胆相照,成为全片最后的高潮。那封预设的“遗书”就像《遇见你之前》的那份遗书一样感人至深,“你可以想我,但不要来见我”,道出了爱的美好和无我。影片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拥挤的租房、喧嚣的街道、凌乱的医院,但两人在面对星辰的天台上一一次次对喊“奥利给”的场面,既是为他们自己加油,也是为每一位面临各不相同的困境的观众加油,为爱加油,为生命加油。病患故事,于是转化为了爱情故事;战胜病患的过程,于是转化为了爱和被爱的旋律。相比韩延的其他几部作品,这部电影的基调似乎更加积极向上乐观,也更加通俗和亲和。也许,这可能也是该片最初选择春节档上映的重要原因。

表演升级: “没头脑”与“不高兴”

在风格上,《我们一起摇太阳》在重视场景和事件的“真实性”的同时,更加强化了喜剧性和类型化。人物性格的强假定性、误会、反差、夸张,与情节的快速推动、场景的倍速切换,共同构成了其基本的节奏和形态。与人性、人情息息相关的那些煽情、浪漫的高潮段落,又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类型电影效果。而两位青年演员的造型和表演,更是可圈可点。彭昱畅在一贯的小人物喜剧的活泼风格之上,又加入了更多的善良、深情、真爱的人性内核,塑造的人物更加层次丰富和立体,当观众看见他饰演的吕途无意中伤害到凌敏后,那种无言而不知所措的懊悔和心疼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彭昱畅人物塑造新的可能性;而出演大银幕形象不多的李庚希,从过去扮演清纯少女到现在饰演一位身体和精神饱受创伤的女患者,不仅在外形上敢于呈现出皮肤、面色的那种病态疲态,力争在造型上与人物外在“形似”,而且从形体到台词,从表情到情绪,都收放自如、悲喜有致,表现出很强的爆发力和可塑性。无论是“肿瘤君”中的白百合,“小红花”中的易烊千玺和刘浩存,还是本片中的彭昱畅、李庚希,韩延导演都充分调动了这些青年演员的内在潜力,使他们的表演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悲喜交集: 有些苦涩但依然美好的爱情电影

《我们一起摇太阳》有悲的内核,也有喜的结构;有爱情类型剧的浪漫,也有现实剧的写实,的确很难用一种确定的形态和概念去概括。但显然,相比韩延其他几部作品,这部作品似乎更男性、更简单、更舒畅了。虽然影片也通过两位青年人与家庭的关系、与房屋中介的关系等等,扩展了一定的社会面,徐帆、高亚麟等所塑造的父母形象也可圈可点,但整体上来看,这部影片的“社会面”有所收窄,人性的锐度也有所降低,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相对更假定性、叙事也更密闭,残酷的内容被压缩或者被背景化了,而喜剧性、关系戏和感情戏更多更重,结尾也相对“光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受到影响,韩延电影似乎越来越希望给观众带来一种更明亮的治愈之光。天有阴晴人有悲欢,此事自古难全,但观众可以像这群青年人一样,一起摇太阳,迎风而立、向阳而生。乍暖还寒的季节,摇出来的太阳会洒满观众内心。一定程度上说,“摇太阳”更像是一部有些男性、有些苦涩但依然美好的爱情电影,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有现实质感、制作品质和艺术魅力的国产爱情片佳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从2024年春节档撤出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后称《摇太阳》)在3月30日重新上映了。联瑞影业作为出品方,曾在声明中承认档期选择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这也是春节档“撤档潮”中唯一承认档期选择错误的影片。呼应着影片的主题“再来一瓶”,现实也给予了影片再来一次的机会。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再次上映后的《摇太阳》排片和口碑指数都比较靠前。但影片能否改变撤档片票房惨淡的状况,验证档期选择与影片呈现的关系,还有待接下来清明假期的检验。

“看见”疾病

作为“生命三部曲”的终章,《摇太阳》延续了韩延导演一直以来对疾病与生死的探讨。相比前两部《滚蛋吧!肿瘤君》(2015)(后简称《滚蛋吧》)、《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后简称《小红花》),《摇太阳》看起来像是对这一题材的递进与整合,创作上也愈发成熟完整。

《摇太阳》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疾病变得更加“可见”。尽管《滚蛋吧》《小红花》也都是以疾病作为题材,但《滚蛋吧》中白百合饰演的熊顿形象更接近漫画,《小红花》中虽然对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与刘浩存饰演的马小远加强了疾病的真实还原和细节刻画,不过在人物形象处理上还是显得相对温和,没有超出观众对以往

任何生长于此的生命体都属于高原,正因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难免存在生存竞争。在影片开头,汽车这一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行驶在辽阔的高原之上,在巍峨的山峰之间,汽车与人类都显得弥足渺小,一阵尘土飞扬过后,汽车无意间撞到了什么,等到众人下车查看时,只见一只受伤的野驴已向高原深处奔跑而去。影片开头的这个小插曲,已清晰地表明了人类与动物、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对立共存关系。回到影片的叙事主线,雪豹咬死了牧民的羯羊,由此才引发了诸多冲突,然而追本溯源,雪豹为何会咬死牧民的九只羯羊?这是因为其他野生动物匮乏,雪豹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能以捕猎牧民的家畜为生。而之所以雪豹会咬死那么多羯羊,则是一种狩猎者的过捕行为,其根本源自动物的求生本能。同样,牧民金巴之所以坚决不放生雪豹,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利益受损,自己也面临生存危机。本质上,雪豹和金巴的行为都源于动物本能对自我生存权的捍卫,是人与动物之间对于生存空间争夺的体现。

一、高原生灵: 人文关怀与生态主义的延展

从万玛才旦的首部影片《静静的嘛呢石》到新作《雪豹》,人文关怀理念始终贯穿其创作之中,高原上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像世界中得到真实呈现。一只雪豹闯入牧民羊圈咬死了九只羯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影片的核心叙事内容。这个看似颇具寓言意味的故事,实则是高原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类似人兽冲突的事件至今在高原上仍时有发生。与《塔洛》《气球》相似,这部影片依旧将目光投向普通牧民,关注他们在当今时代的生存境况与精神困境,以小见大地展开对现代化进程中藏地族群的身份认同与群体性困境等问题的深层思考。但与之前的影片不同,万玛才旦在《雪豹》中进一步强化戏剧冲突,以往潜隐的矛盾张力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更鲜明的表达。对于是否放生雪豹,不同观点的人激烈对峙,立场的差异激流出对同一事件罗生门式的多元视角,其背后所分别代表的不同价值理念得以正面交锋。在各种冲突的碰撞之中,“是否放生”这个看似非黑即白的抉择,迸发出像“生存还是毁灭”这一永恒问题的震撼力量。

除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影片还进行了生态主义层面的延展,传递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自然本身即是自在自为的存在,高原不属于任何物种,相反牧民、雪豹等

《我们一起摇太阳》: 现实为表,浪漫为里

■文/雷晶晶

影视作品中病人的认知。

而《摇太阳》意在打破这种认知。影片一方面通过演员(主要是李庚希所饰演的凌敏)的表演和身体,将蜡黄的脸、干裂的嘴唇、千疮百孔的手臂,透折与造孽的过程如实地还原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创作自觉,既是美学上的,使用大量手持镜头,类似纪录电影的拍摄方式;也是内容上的,当凌敏被告知看房时要将自己平日用到的药藏起来,她大闹中介,抑制不住地喊出“病人就这么见不得人吗”的话语,这些都得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见”真实的疾病。

如此直观的体验会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以往院线电影的观影经验。于我而言,虽然在观看之前已经对这部影片的题材有了心理预期,但真实的影像还是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冲击力向我涌来。在观看影片的前半部分时,我常常感觉坐立不安,当然,另一些电影也会因尴尬引发坐立不安,但这部影片带来的却是由于直面真实的疾病所引发的“痛感”。

我认为,正是疾病的可见性构成了《摇太阳》最宝贵的地方:一方面,观众在电影中“看见”了真实的疾病,创作者通过影像的方式,把福柯意义上的“愚人船”拉入主流视野当中;另一方面,电影直面疾病的态度“冒犯”了以往的观影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商业电影来说非常难得,它让我们想起电影除了娱乐性之外,可能还

存在着别的功能。

浪漫解法

从对疾病的表达来看,影片的确有着现实主义的外观。但从主题层面来看,《摇太阳》并没有比该系列前两部作品走得更远,它依然遵循的是对现实疾苦的浪漫解法。

彭昱畅饰演的吕途,从表演方式到人物行为都与凌敏有着极大的反差,这让影片呈现出一定的断裂。理解这个人物,需要把韩延的“生命三部曲”放置在一起,继而会发现三部影片中都包含着一组象征现实/浪漫、日常/反常的人物关系,分别对应着《滚蛋吧》中的医生/熊顿,《小红花》中的韦一航/马小远,以及《摇太阳》中的凌敏/吕途。可以看出,在对于疾病与姿态向我涌来。在观看影片的前半部分时,我常常感觉坐立不安,当然,另一些电影也会因尴尬引发坐立不安,但这部影片带来的却是由于直面真实的疾病所引发的“痛感”。

在此前提下,彭昱畅看似夸张的表演方式以及吕途关于母星的民科幻想就不再难以理解。这些行为作为浪漫、反常的能指,在本片中承担的功能与《滚蛋吧》中的漫画、《小红花》中的梦境相似,都旨在提供一种冲破现实的浪漫解法。

除了人物设置外,浪漫爱的使用也是影片的关键。一直以来,韩延对于疾病的态度都是依托现实的,没有

《雪豹》: 万物有灵的生命爱歌

■文/孙若楠

因果叙事作为影片叙事线之一,内在规定了影片现实主义影像美学风格的运用。相比万玛才旦的其他影片,《雪豹》故事发生的空间更为单一,牧民住所就像戏剧舞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三一律式的结构使得矛盾冲突更为集中爆发。摄影机犹如舞台视点,以悠长的镜头冷静旁观整个事件。影片里大量景深镜头的运用,为观众营造出更为真实的临场感。在冷冽质朴的镜语中,镜头深处圣洁的雪山、冰湖,广袤荒芜的草原等,这些作为叙事背景的藏地独特景观被真实呈现,自然原始的生命力与诗意也因此得到更为纯粹的表达。

万玛才旦曾说过自己并非是纯粹的写实主义者,这在其影片的影像美学层面也得以印证。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就逐渐从阿巴斯式纯粹质朴的纪实影像美学中抽离,构建起自己更为独特的影像风格。至影片《气球》,这种更具作者性的影像美学已基本成型,即既留有阿巴斯式自然诗意的写实质感,又将梦境、回忆引入影片,呈现出具有浓郁文学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韵味,两相融合之下,逐渐营造出一种更为自然灵动的诗意气质。在《雪豹》中,除了现实空间中,关于是否放生雪豹的线性叙事,影片还以黑白影像呈现了一段模糊叙事,即喇嘛与雪豹之间相互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是喇嘛的回忆,又像是梦境一般虚幻缥缈。现实、梦境与回忆交织,原本故事单一的叙事空间被极大拓展,清晰的时间性变得更为模糊,而内嵌于影像之中自由飘渺的诗意气质却得以自然流露。

三、悲悯平视: 罪与罚的超越与生命救赎

《撞死了一只羊》与《雪豹》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主角的名字金巴都含有“施舍”之意,在主题层面也都涉及到复仇与救赎,只不过前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后者则是人与兽之间,但殊途同归,悲悯之心终填平了复仇与救赎之间的沟壑,实现了对罪与罚的超越与生命救赎。

《雪豹》里的复仇主要体现在牧民金巴身上。他激烈控诉雪豹的罪行,在未获得赔偿前坚决反对放生,甚至扬言杀掉雪豹,以杀戮偿还杀戮。但正如前文所言,从生态主义层

刻意去制造疾病治愈的神话。但如果看电影的观众需要被“治愈”,那么这一功能就交由另一个神话——爱情神话来实现。

在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中,都有着疾病加爱情的结构。疾病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待疾病的态度,与片中爱情的线索——相识、相知、相斥、相爱、相离(《摇太阳》还加入了相守)并行发展。在《摇太阳》的结尾处,凌敏的病情好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人物的状态、影片的色调等已经完全地改变了。通过影片中爱情的发生和发展,爱情神话置换了疾病治愈的神话,走出影院的观众也在此某种意义上被“治愈”了。

但如果仔细去看,影片中的浪漫爱也并非是无眠的。在相知、相斥的段落中,吕途的尾随、打架、强行住到凌敏家中等行为被赋予了喜剧的效果,看似有了促进爱情发生的正当性。但这种“好女怕缠郎”的表述已无法引起当下观众的认同,只是在性命相见的关系下被一定程度地冲淡和遗忘了。

相比《滚蛋吧》和《小红花》,韩延导演这次提供了一个明媚的结尾,这对于时下的情绪是契合的。通过《摇太阳》,“生命三部曲”被画上了完整的句号,韩延将对疾病与生命的理解和盘托出,让我们得以在电影中看见疾病,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生命的体悟。

面来说,雪豹咬死牧民的羊到底是罪还是罚?金巴禁锢雪豹是否又是另一种罪与罚?金巴与雪豹看似完全对立,实则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首先在处境上两者都孤立无援,困在羊圈里的雪豹是被审判的对象,羊圈外的金巴一意孤行,站在众人对立面同样孤立无援;其次他们都具有生命原始的野性与力量。然而坚决惩治雪豹的金巴难道就毫无悲悯之心吗?其实不然,当众人聚在一起看纪录片,看到岩羊从雪豹口中成功逃脱的一幕时,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长松一口气,他还会把死掉的羊送给小雪豹吃,这都是他对弱小生灵怜悯之心的体现。对于金巴而言,选择不放生雪豹其实也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与折磨,即现实中与众人为敌的痛苦,以及自我内心中现实仇恨与悲悯本心相悖的痛苦。金巴最终选择放生雪豹看似是一种妥协,实际上对他来说更是一种对罪与罚的超越,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解脱与救赎。

在影片中,喇嘛对雪豹持有真正的悲悯平视态度。藏族原始宗教苯教讲求“自然平等,万物有灵”。佛教以慈悲关怀,众生平等为核心理念,喇嘛也始终信奉并践行此理念。影片里一幕喇嘛进入羊圈与雪豹对视的场景,这里运用了雪豹的主观视点,喇嘛与雪豹之间构成自然生灵之间纯粹的平视。在超现实的想象/回忆空间,喇嘛曾放生过雪豹,雪豹也救过濒死的喇嘛,两者之间超越物种界限,形成一种同为自然生灵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救赎。在影片最后,有一小细节堪称神来之笔,即老牧民将自己攒了一辈子用来朝圣的钱当作赔偿给金巴,以求他放生雪豹,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爱的深沉体现,也是一位藏族佛教信徒慈悲信仰的崇高彰显,而慈悲的本质就是爱。

影片结尾,大雪纷纷扬扬,被放生的雪豹与它的孩子朝雪山归去,观点各异的人们目送它们远去,整个过程沉默静谧,又如朝圣般神圣、虔诚与空灵。在这个未被刻意渲染,却又颇具仪式感的场景里,万玛才旦最终返璞归真,以悲悯醇善的包容态度弥合了对立冲突间的鸿沟,而抵达微妙平衡的圆融之境。在大雪无声飘落间,一曲万物有灵的生命爱歌流转于圣洁的雪域高原。